



## 人权理事会

##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2年2月28日至4月1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 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的报告\*

## 概要

本报告由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6/23号决议提交，其中概述南苏丹人权状况，并向理事会通报委员会收集和保存了证据的最新重大情况和事件。

南苏丹在获得独立十年后，应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然而，它却陷入了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政治竞争和持续的局部冲突导致国家支离破碎，族裔分裂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女童极易遭受性暴力。南苏丹年轻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虽然南苏丹人民有韧性，但他们需要其政治领导人表现出结束暴力、确保和平进程的政治意愿。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做出更多努力，确保实现《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目标，以改变南苏丹人民的生活。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一. 导言

1. 2016年，人权理事会第31/20号决议设立了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为期一年。2017年4月，理事会第34/25号决议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请委员会继续监测和报告南苏丹的人权状况，提出防止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建议，并就过渡期正义提交报告和提供指导。
2. 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确定和报告据称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相关犯罪，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及族裔暴力的事实和情况，收集和保存证据，查明责任，以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并进行问责。人权理事会还请委员会向过渡期正义机制提供此类信息，包括向2018年《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重振协议》）所述机制，如将与非洲联盟合作设立的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提供信息。<sup>1</sup>
3. 人权理事会随后在第37/31号、第40/19号、第43/27号和第46/23号决议中延长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每次延长一年。人权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现任成员是亚斯明·苏卡(主席)、安德鲁·克拉彭和巴尼·阿法科。
4. 委员会得到设在朱巴的秘书处的支持。2021年，委员会对南苏丹境内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访问，包括坦布拉和延比奥(西赤道州)、耶伊(中赤道州)、夸乔克和瓦拉卜(瓦拉卜州)、本提乌(团结州)、马拉卡勒(上尼罗州)和瓦乌(西加扎勒河州)。委员会还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进行了访问。委员会会见了受害者、证人、政府官员、民间社会成员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任务时，委员会录取了180多份详细的个人证人证词，与184名参与者进行了重点小组讨论，并收集了包括机密记录在内的200多份文件。所收集的证据保存在委员会的安全机密数据库和档案中。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于2021年12月13日至15日在内罗毕举行了第二次过渡时期正义会议(见下文第87-88段)。
7. 委员会感谢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为其访问提供便利，并感谢该地区各国政府给予配合。委员会还感谢非洲联盟、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专家的协助和贡献。

## 二. 方法

8. 在本报告中，委员会重点确定2021年1月至12月所发生事件的事实和情况。本报告详述的专题人权问题和国家以下各级冲突的案例研究并没有反映南苏丹人权状况的全貌。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意义重大，并能说明该国的某些人权问题。更详细的调查结果见随附的两份会议室文件。<sup>2</sup>

<sup>1</sup> 根据其任务规定，委员会负责收集和保存证据，将其储存在数据库中，并按独特的证据登记号(ERN)进行分类。报告通篇提到这些登记号，以便各国在请求查阅证据时使用。

<sup>2</sup> 2022年3月将在以下网站上提供：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hsouthsudan/pages/index.aspx>.

9. 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考虑到南苏丹的国内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相关刑法。对具体事件和行为模式的事实认定是对侵犯人权行为、南苏丹法律规定的罪行和国际法规定的罪行进行法律定性的依据。

10. 委员会的任务强调问责制，确保重点确定侵权行为的责任，并查明对侵权行为和罪行负有责任的个人和实体。委员会采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其工作遵循以下要求，即按照能支持未来问责机制，包括刑事问责的标准来收集和保存证据。

11. 当委员会认定关于被指控施害者与具体侵权行为存在关联的资料足以作为今后刑事调查或起诉的证据时，即以严格保密的方式收集和保存这些证据。如果缺乏足够资料来确定侵权行为的责任人，而这些行为或不作为导致了南苏丹政府机关或办公室的责任，则确定国家负有责任。当这些行为指向武装团体或安全部队的责任时，也确定该团体或机构负有责任。

12. 委员会采用了实况调查的最佳做法，从而确保人的安全、安保、保密和福祉。只使用信息来源方已表示知情同意且其披露不会导致信息来源方暴露或对其造成伤害的信息。委员会感谢那些分享经历的受害者和证人。委员会始终遵循保密和“不伤害”原则。

### 三. 政治和安全动态

13. 《重振协议》唤起了南苏丹人民对久违的和平及国家恢复和重建的希望。然而，在建立政府方面的进一步拖延，以及《协议》签署方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表明领导人仍然未能达成政治和解和管理多样性的立场，并在助长叛乱和局部冲突。由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执政派(苏人解执政派)通过对国防和安全机构以及资源，包括石油收入的有效控制，仍然是南苏丹的主要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救国阵线(NAS)和《协议》之外的其他武装团体继续其叛乱活动。<sup>3</sup>

14. 深感失望的南苏丹人民对主要各方的拖延和失败，以及各种武装部队的分裂感到痛心，这些部队仍然处于不同的、以族裔为基础的指挥结构之下。<sup>4</sup> 2021年12月，重组后的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临时主席 Charles Tai Gituai 警告说，公民的失望情绪日益加重，负责南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则批评执行《协议》关键内容的势头减弱。<sup>5</sup>

15. 完成安全部门安排方面的拖延似乎是苏人解执政派故意采取的一项策略，目的是通过阻挠军事整合和指挥结构的统一来保持其统治地位。<sup>6</sup> 苏人解执政派和第一副总统里克·马沙尔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

<sup>3</sup> “NAS”是一个源自阿拉伯语的名称，是该组织的通称，而非缩写。

<sup>4</sup> ERNs FGD-04, FGD-05, FGD-07, 104884–104886, 104892–104897, 104887–104891, 104937–104940 和 104949–104951。

<sup>5</sup> 见 <https://unmiss.unmissions.org/statement-special-representative-secretary-general-mr-nicholas-haysom-united-nations-security>。

<sup>6</sup> 2021年11月举行的关于《重振协议》执行情况报告(2021年7月至9月，第28-29段)的秘密会议(见 <https://www.jmecsouthsudan.com/index.php/reports/rjmec-quarterly-reports>)。

未能就苏人解执政派和反对派的高级军官任命比例达成谅解。另一方面，进驻营地的的工作也困难重重：那些到指定地点报到者——大多是苏人解反对派部队——缺乏食物、清洁水、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设施。<sup>7</sup> 由于洪水泛滥，一些地点已经废弃。<sup>8</sup> 恶劣的服役条件，包括工资微薄且存在拖欠，导致许多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开小差，并随后对社区进行掠夺。<sup>9</sup>

16. 在拖延两年后，过渡期国民议会成立，并于 2021 年 8 月举行了首次会议。12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重振协议》纳入《过渡期宪法》。现在需要紧急关注积压的主要法案，包括关于制定宪法和重组安全部门的法案。第一次州长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举行。除西加扎勒河州外，各州的议会最终也得到了任命。

17. 据称由苏人解执政派煽动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论争和倒戈对苏人解反对派产生了不利影响。2021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在上尼罗州，苏人解反对派部队和西蒙·加特韦克·迪尤尔将军领导的基特旺派之间爆发了殊死战斗，据说在 Magenis 和 Thor Gwang 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基特旺派声称控制了上尼罗州北部地区，表明马沙尔的部队已经离开该地区。2022 年 1 月 16 日，苏人解执政派在喀土穆签订了两项协议：一项是与基特旺派签订，另一项是与约翰逊·奥洛尼将军的阿格维莱克兵团签订。这两个团体都在 8 月左右脱离了苏人解反对派。协议中的大赦条款是对反有罪不罚现象的又一次打击。<sup>10</sup>

18. 上尼罗州的民族政治竞争和未能解决少数族裔希卢克族的关切是暴力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希卢克族成员认为遭到了当前政治领导层的背叛，他们表示，如果其历史不满，包括他们在上尼罗州的祖传土地被其他族裔群体，特别是丁卡族抢夺的事实得不到解决，暴力将会继续。该族成员告诉委员会，他们认为苏人解反对派的分裂是苏人解执政派蓄意煽动的，是设想在 2023 年举行的全国选举之前加紧进行的民族政治斗争的一部分。<sup>11</sup>

19. 西赤道州仍然是国家和地方权力动态和对抗，包括苏人解反对派和苏人解执政派之间的权力动态和对抗引发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地方。在坦布拉，人们告诉委员会，政治精英成员正在将族裔问题政治化，并煽动阿赞德人和巴兰达人之间的冲突。

20. 在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救国阵线在西赤道州、中赤道州和东赤道州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基尔总统承诺重返在罗马与拒不合作的武装团体举行的和平谈判。尽管 2021 年 3 月签署了《原则声明》，但没有达成其他协议。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非洲联盟一直专注于非洲之角的其他危机，包括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危机，这意味着对执行《重振协议》的关注减少。不过，2021 年 11 月底，乌干达总统在坎帕拉召开了一次旨在推动执行该协议的国际会议，另一次会议计划于 2022 年 2 月下旬举行。

<sup>7</sup> 见 <https://ctsamvm.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SIGNED-CTC-OUTCOMES-25-NOV-2021-1.pdf>, p. 9。

<sup>8</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9 月和 11 月。

<sup>9</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1 月。

<sup>10</sup> ERNs D126664–D126666。

<sup>11</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

21. 在权力斗争和苏人解执政派的统治下，政府未能实现《重振协议》中设想的关键目标、基准和改革，包括真正的权力分享以及石油经济管理中的透明度和诚实性。捐助者和债权人仍然对未能解决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问题感到关切。

#### 四. 日益缩小的公民空间和对民间社会的持续压制

22. 南苏丹的国家镇压，包括狂热的安全部队对民间社会成员的骚扰、监视、非法逮捕、任意拘留、酷刑和法外杀戮，助长了恐惧和压迫的气氛，严重阻碍了对合法公民活动的参与。

23. 国家安全人员的镇压，包括 8 月下旬在朱巴和其他地方部署大量警察的做法，导致人民公民行动联盟计划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举行的公共集会被迫取消。

24. 8 月 29 日和 30 日，大范围的互联网中断首先影响到 MTN 移动网络，随后又影响到该国的另一个主要网络 Zain，加剧了本已混乱的局势。<sup>12</sup> 两家网络先后受影响的情况表明，网络中断是故意的，而不是信息、电信和邮政服务部长所说的技术故障。<sup>13</sup> 政府在答复委员会的要求时，没有对断网作出可信的解释。<sup>14</sup>

25. 许多与人民公民行动联盟有关的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被国家安全局拘留。他们的一些住所和办公室遭到突击检查。<sup>15</sup> 四个月来，有一个人尽管生了病，仍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在朱巴遭到拘留。<sup>16</sup>

26. 与计划举行的集会有关的几个人在受到死亡威胁后逃离了该国。参与过渡期正义讨论的民间社会活动家 Jame David Kolok 和 Michael Wani 告诉委员会，即使已不在南苏丹，国家仍在继续寻找他们。委员会向国家当局和人权理事会提出了他们的情况。

27. 此外，南苏丹银行 2021 年 10 月 6 日向所有设在南苏丹的银行发布了冻结五名个人和四个非政府组织银行账户的命令，<sup>17</sup> Kolok 先生和 Wani 先生由于隶属人民公民行动联盟而在受影响之列。<sup>18</sup> 该命令的目的无疑是要削弱这些组织的能力，迫其关闭，并对个人造成损害。

28. 所有这些压制措施，包括银行指令，似乎都具有任意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缺乏司法或其他审查程序。国家对人民公民行动联盟的残酷镇压牵涉到国家安全部门、警察、军队和电信官员以及中央银行，表明是在最高层的协调和指导

<sup>12</sup> ERNs 104670–104672. “Internet disrupted in South Sudan ahead of planned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Netblocks, 30 August 2021; “Internet disrupted, streets quiet in South Sudan after call for protests”, Reuters, 30 August 2021.

<sup>13</sup> “Protests in South Sudan fizzle amid security presence, Internet outage”, Voice of America, 30 August 2021.

<sup>14</sup> 政府信函，2021 年 10 月 19 日。

<sup>15</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0 月。

<sup>16</sup> 政府信函，2021 年 10 月 19 日。另见 “Kuel Aguer family calls for his release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Eye Radio, 12 November 2021.

<sup>17</sup> 以前的银行账户冻结没有直接针对民间社会，尽管被刑事调查的人受到了影响。

<sup>18</sup> 该指令已在委员会存档。

下进行的。这些侵权行为反映了委员会记录的广泛侵权模式，严重破坏了举行可信的选举和公众参与《重振协议》设想的过渡期正义和制宪进程的前景。

## 五. 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

29. 委员会记录了南苏丹发生的许多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案件。在该国北部被拘留的一名男子因在脸书上批评政府而被迫签署了一份供词，然后被转到朱巴的国家安全局“蓝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sup>19</sup> 同样，一名知名艺术家在瓦乌被拘留，然后被转移到朱巴，原因是他的歌提到政府服务有限和公务员工资太低。<sup>20</sup> 另一个年轻人说他的教育和生计机会被毁，因为国家安全局官员对他的社交媒体帖子不满，对他发出生命威胁，使他不得不躲藏起来。<sup>21</sup>

30. 委员会还记录了许多南苏丹公民被非法拘留、殴打、实施酷刑和长期关在狭小拥挤、没有卫生设施的牢房中的情况。<sup>22</sup> 委员会审查了一起涉及一名社区领袖的案件，他在多次遭到拘留和单独监禁的压力下，被迫辞去了某民间社会团体主席的职务，而由一位现任国家安全局官员取代。<sup>23</sup>

31. 强迫失踪在许多情况下是任意拘留造成的。例如：国家安全局拘留了四名朱巴的政府官员，怀疑他们与民间组织或媒体组织分享国家腐败信息。委员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这四名被拘留者中至少有一人被关押在“蓝屋”后遭到杀害，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也知道此案。<sup>24</sup>

32. 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非法杀戮和生命威胁在南苏丹司空见惯。这些行为侵犯了受国内法和适用的国际人权法保护的生命权和自由权，通常还涉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因民间社会行为者是民间组织成员或与民间组织有联系而将其作为攻击目标，限制了民间空间，妨碍了公众参与。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问责、透明和尊重人权的文化的出现。

## 六. 法外处决

33. 在 Aleu Ayieny Aleu 将军担任瓦拉卜州州长后不久，该州就开始了法外处决。2021 年 2 月 26 日到任后，Aleu 州长在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警告说要严惩偷牛和族群间暴力，据称这是总统为解决犯罪问题所下达的任务之一。<sup>25</sup> 此后不久，在一次“和平之旅”中，Aleu 州长会见了全州的酋长和社区，请居民举报

<sup>19</sup> ERNs 104457–104460 和 104419–104425。

<sup>20</sup> “Popular S. Sudan musician Larson Angok has been released on bail”, *Northern Corridor Morning Post*, 23 April 2021.

<sup>21</sup> ERNs 104526–104529.

<sup>22</sup> ERNs 104707–104711, 104461–104465, 104466–104470, 104522–104525 和 104479–104483。

<sup>23</sup> ERNs 104534–104542.

<sup>24</sup> ERNs 104534–104542 和 104674–104678。

<sup>25</sup> 见总统办公室在脸书上发布的帖子，2021 年 2 月 26 日。另见 “Warrap Governor vows to restore law and order in the State”, *Radio Tamazuj*, 2 March 2021; “Aleu under strict instructions to end Warrap violence”, *Eye Radio*, 23 February 2021.

严重罪行，以迅速予以惩罚。<sup>26</sup> 委员会获悉，在他访问期间发生的法外处决是其保镖实施的，其中一些人是国家安全局、南苏丹国家警察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成员。<sup>27</sup>

34. 委员会记录的案件包括 2021 年 3 月 28 日在 Romich 郊区杀害一名男子的事件。Aleu 州长在访问该地区时得知，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嫁妆纠纷中犯下谋杀罪而被拘留。<sup>28</sup> 他下令将嫌疑人从警方拘留所转到他的保镖手中，保镖在州长陪同下，于当天晚些时候处决了该男子。<sup>29</sup> 同样，州长在 2021 年 4 月 11 日访问 Pagol Payam 时了解到，一群男性因与该地区最近发生的一次公路伏击有关而被拘留。Aleu 州长下令将他们移交他的保镖看管，当天晚些时候，他陪同保镖前往一个地点，五名男子在那里被处决。<sup>30</sup> 其中有一名 14 岁的男孩。<sup>31</sup>

35. 在湖泊州，前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 Rin Tueny Mabor 将军于 2021 年 6 月 8 日担任州长后，开始进行法外处决。<sup>32</sup> 仅仅七个星期后，南苏丹特派团发布了该州 13 起法外处决的报告。<sup>33</sup> 这包括 7 月中旬在该州首府伦拜克附近处决的四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因谋杀罪被处决，而他已经在为此罪服刑并支付了赔款。<sup>34</sup>

36. 在整个 2021 年，湖泊州和瓦拉卜州有许多法外处决记录，最近一次是在 11 月，这表明该非法做法仍在继续。<sup>35</sup>

37. 法外处决被解释为应对族群间暴力和偷牛行为的措施，Aleu 州长称这种处决是迅速伸张正义的必要手段。<sup>36</sup> 基尔总统明确表扬了 Rin Tueny Mabor 州长自上任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方法。<sup>37</sup>

38. 穿着军装公开露面，并自称是士兵而不是政府官员的 Aleu 州长和 Mabor 州长对法外处决负有责任，并通过破坏在南苏丹被控犯罪者的正当程序，巩固了目无法纪和有罪不罚的文化。

<sup>26</sup> ERNs 104567–104570 和 104727–104732。秘密会议，2021 年 5 月。

<sup>27</sup> ERNs 104629–104643, 104613–104616, 104683–104687, 104466–104470, 104688–104701, 104607–104612 和 104625–104628。

<sup>28</sup> ERNs 104683–104687, 104688–104701 和 104625–104628。

<sup>29</sup> ERNs 104629–104643, 104683–104687, 104688–104701 和 104625–104628。

<sup>30</sup> ERNs 104629–104643, 104870–104873 和 104607–104612。另见“South Sudan: summary executions in north”, Human Rights Watch, 29 July 2021。

<sup>31</sup> ERNs 104629–104643, 104870–104873, 104688–104701, 104625–104628, 104727–104732 和 104747–104750。

<sup>32</sup> “Governor Tueny vows to protect lives and property in Lakes State”, Radio Tamazuj, 15 July 2021。

<sup>33</sup> “UNMISS deeply concerned at spate of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26 July 2021。

<sup>34</sup> ERNs 104712–104726。

<sup>35</sup> ERNs 104629–104643, 104567–104570, 104588–104591, 104601–104606 和 104674–104678。

<sup>36</sup> ERNs 104567–104570 和 104601–104606。

<sup>37</sup> “President Kiir commends Governor Tueny for stabilizing security situation”, Nyamilepedia, 30 November 2021。秘密会议，2021 年 12 月。

## 七.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39. 南苏丹的冲突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为特点。持续冲突的各方继续将性暴力作为恐怖和政治镇压的武器，并作为推进其战略目标的一种策略，包括为了控制有争议的领土而迫使平民流离失所。

40. 委员会继续记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包括武装人员对妇女和女童的强奸。<sup>38</sup> 委员会还记录了武装部队在西赤道州基于族裔而实施的性暴力事件，包括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与冲突有关的广泛性暴力(包括性奴役)中不受惩罚的部队成员所实施的性暴力。<sup>39</sup> 在中赤道州，委员会记录了军事行动期间持续存在的性暴力行为，特别是在平民住在军事单位和武装团体附近的地方(见下文第 59-80 段)。<sup>40</sup> 赤道州和上尼罗州的大部分暴力是由于联盟分裂造成的，而在琼莱州和大皮博尔行政区以及瓦拉卜州和湖泊州，族群间冲突加剧，导致以强迫婚姻和性奴役为目的的绑架事件增加。

41. 强奸和性暴力是南苏丹女童和妇女遭受的多种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其他行为包括杀戮、酷刑和残酷的殴打。她们的财产，包括牲畜在内，被偷窃、掠夺或烧毁。这些经历(包括边缘化)相互交织，再加上目睹残暴行为所造成的创伤，给许多幸存者和受害者留下了身体伤害和心理伤痕。

42. 强奸和性暴力也对家庭和社区产生了影响，因为无论男女，都被迫目睹自己的妻子、姐妹和母亲被强奸和轮奸，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或婴儿作为一种惩罚而被杀，或者被迫强奸和侵犯自己的亲人。

43. 逃离坦布拉的平民对暴力场面和画面记忆犹新；他们谈到躲在森林里躲避袭击者，看到过很多尸体，其中一些尸体残缺不全，并显然遭受过性暴力。<sup>41</sup> 必须注意向受影响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许多幸存者向委员会描述了强奸和生殖器伤害对其性功能和生殖功能造成的长期后果。

44. 2020 年底，在耶伊县，一个军事法庭罕见地判定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对平民妇女犯有罪行，包括强奸和性暴力。然而，据称受害者仍未收到法院下令给予的赔偿。<sup>42</sup> 虽然仅靠军事法庭无法或不足以替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民间社会团体和官员仍然欢迎这一进程，认为这是政府为处理性暴力犯罪有罪不罚现象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并有可能在其他州推广。<sup>43</sup> 然而，南苏丹的强奸和性暴力受害者仍因举报性犯罪和性别犯罪而面临报复。

45. 2021 年 1 月，南苏丹联合防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武装部队处理冲突相关性暴力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巩固和加强了各方在《重振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并列出了可以衡量进展的指标。

<sup>38</sup> 更多详情见委员会的会议室文件，将于 2022 年 3 月发布。

<sup>39</sup> [A/HRC/43/56](#)，第 62 段。

<sup>40</sup> 同上，第 69 段。

<sup>41</sup> ERNs 104847–104854, 104859–104864, 104865–104869 和 104842–104846。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

<sup>42</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ERNs 104837–104841。

<sup>43</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



46. 与行动计划一样，应当监测司法部在 2020 年底启动的该国性别暴力和少年法庭，以及首都以外审理性暴力案件的流动法庭和其他法庭，以评估这些举措是否伸张了正义，以及是否有追究责任的政治意愿。

47. 南苏丹社会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2021 年 8 月，人道主义事务和灾害管理部长 Peter Mayen Majondit 殴打并刺伤了他的妻子 Aluel Garang，一位著名的女子足球运动员。<sup>44</sup> 几个月前，他公开扰乱了一场足球比赛，冲进球场拖走妻子，其随行人员开了枪。<sup>45</sup> 这位部长并没有因对其妻子的性别暴力而被追究刑事或政治责任。此外，基尔总统和内阁成员，包括性别、儿童和社会福利部长，都没有对此发表意见。

## 八. 人道主义局势

48. 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已成为一场空前的人权危机：2021 年有 830 多万人（占人口的 70%）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有 140 万儿童营养不良。<sup>46</sup> 700 多万人（占人口的 60% 以上）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sup>47</sup> 据报告，在几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由于全球资金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救生援助，发生了与饥饿有关的死亡。<sup>48</sup> 这也影响到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南苏丹难民，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绝望。<sup>49</sup>

49. 在该国 10 个州中的 9 个州，国家以下一级的冲突和不安全持续存在，造成境内流离失所，并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被迫流离失所正在改变族裔人口结构，影响到土地和住房权利。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人身和经济不安全、创伤和暴力实施者不受惩罚的后果；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往往无法返回原籍地。<sup>50</sup>

50. 不安全和武装冲突影响了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动，他们面临暴力威胁、路边伏击、仓库抢劫和官僚机构对其工作的阻碍。2021 年，至少有 4 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sup>51</sup>

<sup>44</sup> “Women activists demand dismissal of Minister Peter Mayen”, Radio Tamazuj, 10 August 2021.

<sup>45</sup> 另见 “Women are on their own in unequal South Sudan”, New Frame, 14 December 2021.

<sup>46</sup> Nutrition Cluster estimates. 另见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humanitarian snapshot, September 2021.

<sup>47</sup> 见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0Situation%20Report%20%23296%20-%2029%20October%202021.pdf>.

<sup>48</sup> “Cash shortage triggers food suspensions for 100,000 displaced”, 13 September 2021.

<sup>49</sup> ERNs FGD-01, FGD-02, FGD-07, 104874–104877, 104878–104880, D126625–D126625, D126486–D126567 和 D126603–D126620。

<sup>50</sup> ERNs D126486–D126567 和 FGD-01。

<sup>51</sup> 2021 年 1 月至 9 月，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记录了 489 起事件。见以下网站上的人道主义简况：[https://reliefweb.int/updates?search=%28primary\\_country.iso3%3A%22ssd%22%29+AND+%28source.shortname%3A%22OCHA%22%29+AND+%28title%3A%22access+snapshot%22%29](https://reliefweb.int/updates?search=%28primary_country.iso3%3A%22ssd%22%29+AND+%28source.shortname%3A%22OCHA%22%29+AND+%28title%3A%22access+snapshot%22%29)。另见 “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a.i. in South Sudan condemns the murder of a humanitarian worker during an armed attack on a UN convoy”, 20 December 2021。

51. 超过 835,000 人受到连续第三年暴雨和洪水的影响，数千人流离失所。<sup>52</sup> 这些反季节的天气模式与全球气候紧急情况有关，南苏丹人对这种情况的感受尤为强烈，该国的民众，特别是儿童，已经很脆弱。<sup>53</sup>

52.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削弱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的治疗能力。南苏丹获得 COVID-19 疫苗的机会极其有限。全球在获得疫苗方面的不平等可能导致新的变种出现并延长疫情。<sup>54</sup> 在南苏丹，2021 年 12 月的病例数在增加。<sup>55</sup>

53. 共有约 300 万南苏丹人在境内流离失所(170 万人)，或成为该地区的难民(130 万人)。<sup>56</sup> 此外，约有 30 万来自邻国的难民生活在南苏丹，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sup>57</sup>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将这一局势描述为非洲最大的难民危机。<sup>58</sup>

54. 政府没有投资于服务和支持有需要的人群，选择不将国家支出和资源用于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反，相反，政府对一个技术工作组的专家报告提出质疑并进行破坏，该报告利用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法，对该国部分地区的饥荒状况提出警告。<sup>59</sup>

## 九. 经济犯罪

55. 南苏丹自独立以来，在非法资金流动中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但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已采取措施追回被窃取的资金。南苏丹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最大的石油储层。这些储层创造的收入约占该国总财政收入的 90%。委员会发现，政府官员在政治精英和国际同谋的帮助下，将其中很大一部分收入非法转移并在继续转移。<sup>60</sup> 委员会还记录了非石油收入是如何被挪用的。这种大规模的窃取行为对政府实现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sup>52</sup> 见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outh\\_sudan\\_flooding\\_sitrep\\_december\\_2021\\_14dec2021.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outh_sudan_flooding_sitrep_december_2021_14dec2021.pdf).

<sup>53</sup> UNICEF, *The Climate Crisis is a Child Rights Crisis: Introducing the Children's Climate Risk Index*, August 2021.

<sup>54</sup> “WHO chief warns COVID booster programs may prolong pandemic”, Voice of America, 22 December 2021.

<sup>55</sup> “Emerging impacts of COVID-19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and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23 June 2021; for detailed findings, 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_P\\_2.pdf](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_P_2.pdf).

<sup>5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简况，2021 年 10 月。

<sup>57</sup> ERNs D122147–D122228 和 D126625–D126625。另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monthly-population-statistics-september-2021>。

<sup>58</sup> “Update of UNHCR’s Operations in the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and the Great Lakes Region”, 2 March 2021.

<sup>59</sup> [S/2021/365](#)，第 60-66 段。

<sup>60</sup> For detailed findings, 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HRC-48-CRP.3.pdf>.

56. 《重振协议》第四章为更好地管理经济和公平分配包括石油收入在内的资源和财政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然而，尽管在《协议》中作出了承诺，南苏丹政治领导人却未能解决经济犯罪问题，剥夺了政府和国家履行其，包括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人权义务所需的收入。

57. 国家当局没有投资于改善生活质量所需的基础设施或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许多南苏丹公民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他们必须忍受贫困、饥饿和不平等，以及 COVID-19 疫情的影响，而政府却优先考虑资助军事和安全机构，对疯狂窃取国家财富和资源的行为视而不见，从而违背了确保实现其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

58. 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以及改善石油和非石油收入的管理，对于改善这种状况至关重要。要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繁荣的社会，就必须作出政治承诺。精英成员必须将国家资源看作为所有公民保管的共同财富，而非用来侵吞抢夺的。

## 十. 国家以下各级的冲突

### A. 中赤道州

59. 中赤道州继续高度军事化。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救国阵线是主要当事方，尽管一系列其他方面也参与了武装冲突和暴力。<sup>61</sup> 对领土控制和金矿开采权的追求，以及非法征税、走私和对涉嫌支持苏丹解反对派的人进行报复，都在引发冲突。<sup>62</sup> 在偷牛、抢夺土地和族群间冲突中使用的暴力因武器的扩散而加剧，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安全的状况。<sup>63</sup>

60. 据报告，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在针对救国阵线的反叛乱行动中侵犯了人权。委员会记录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事件，她们对施暴者的描述与该部队士兵相符。<sup>64</sup> 对村庄的突袭往往包括挨家挨户的搜查，<sup>65</sup> 烧毁房屋是常事。<sup>66</sup> 据报告，在耶伊、拉尼亚和朱巴县，粮食、农产品、牲畜和财产遭到大规模抢掠。<sup>67</sup> 一些平民被强迫劳动，包括搬运赃物；<sup>68</sup> 一位寡妇告诉委员会，她的丈夫在被迫收集食物时死亡。<sup>69</sup> 被拘留的平民是耶伊县南苏丹人民国防军 Mosark

<sup>61</sup> 救国阵线虽然不是《重振协议》签署方，但签署了 2017 年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并参加了罗马和谈。

<sup>62</sup> 另见 A/HRC/43/56，第 27 段。

<sup>63</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9 月和 2022 年 1 月。另见“Land grabbing, cattle-related incidents remain major challenge in CES, says Governor Adil”，Eye Radio, 24 December 2021。

<sup>64</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ERNs 104833–104836, 104855–104858, 104837–104841 和 104823–104826。

<sup>65</sup> 秘密会议，2022 年 1 月。

<sup>66</sup> ERNs 104898–104900, 104914–104916, 104917–104919, 104945–104948 和 104949–104951。

<sup>67</sup> ERNs 104929–104933, 104934–104936, 104937–104940, 104941–104944, 104898–104900, 104904–104906, 104907–104910, 104911–104913 和 104914–104916。

<sup>68</sup> ERNs 104929–104933 和 104904–104906。

<sup>69</sup> ERNs 104941–104944。

军营士兵的收入来源，他们向这些平民的家人勒索赎金作为释放条件。<sup>70</sup> 年轻的男性被拘留者遭受了酷刑和强迫失踪。<sup>71</sup> 与暴力有关的流离失所也严重影响人们获得基本需求和服务。<sup>72</sup>

61. 中赤道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面临极端困难，这与他们被政府故意忽视以及延迟支付或不支付他们非常低的工资有关。政府对士兵的忽视和对侵犯平民行为的蓄意容忍，鼓励了一种掠夺式的军事文化，包括肆无忌惮地犯下严重罪行。<sup>73</sup> 高级军官和某些政府官员有权执行纪律和分配资源，却没有这样做；因此，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他们对这些相关罪行的持续存在负有责任。

62. 救国阵线也因袭击公共商业车辆而臭名昭著，特别是在朱巴和摩罗伯之间、经过拉尼亚县的公路上。2021年9月17日，一个运送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物资的车队遭到伏击，一名司机被杀害，其方式具有救国阵线袭击的所有特征。<sup>74</sup> 这是影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几起公路伏击事件之一。<sup>75</sup> 救国阵线部队的成员还参与了绑架和杀害。<sup>76</sup>

## B. 西赤道州坦布拉县

63. 在西赤道州的坦布拉县，暴力冲突增加，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在2021年5月至10月达到顶峰。自2020年2月南苏丹重建以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人解反对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和军事冲突一直在升级。3月，当地的苏人解反对派指挥官詹姆斯·南多将军和忠于他的部队投奔政府。6月，在政府军对苏人解反对派士兵发动致命袭击几周后，反对派中将 Alfred Futuyo 就任州长。<sup>77</sup>

64. 随着政治冲突的升级，冲突呈现出族裔色彩。Futuyo 州长除了是西赤道州第一位反对派州长外，也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巴兰达人。<sup>78</sup> 另一方面，坦布拉现任县长和最高酋长是阿文加拉人，这是阿赞德的一个部族，历来易出领导人，包括朱巴的几名苏人解执政派高级成员。<sup>79</sup> 南多将军和苏人解执政派任命的副州长也是阿赞德人。

<sup>70</sup> ERNs 104898–104900, 104904–104906 和 104907–104910。

<sup>71</sup> ERNs 104901–104903, 104904–104906 和 104907–104910。

<sup>72</sup> ERNs 104898–104900, 104907–104910, 104911–104913, 104920–104922, 104923–104925, 104937–104940 和 104941–104944。

<sup>73</sup> 秘密会议，2021年11月。ERNs 104837–104841 和 104904–104906。

<sup>74</sup> 秘密会议，2022年1月。见 <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ru/operations/south-sudan/document/press-release-humanitarian-coordinator-ai-south-sudan-condemns-2>。

<sup>75</sup> 秘密会议，2022年1月。

<sup>76</sup> ERNs 104907–104910。秘密会议，2022年1月。另见 [https://ctsamvm.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CTSAMVM-REPORT-2021\\_12-1-1.pdf](https://ctsamvm.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CTSAMVM-REPORT-2021_12-1-1.pdf) 和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JMEC-3rd-Qtr-2021-Report-FINAL-2.pdf>，para. 16。

<sup>77</sup> “SPLA-IO officer killed in SSPDF attack in Western Equatoria”, South Sudan News Now, 19 June 2020.

<sup>78</sup> 他父亲是巴兰达人，母亲是阿赞德人。

<sup>79</sup> 秘密会议，2021年10月。

65. 2021 年 1 月至 4 月间，随着族裔间杀戮的消息传开，坦布拉的紧张局势加剧。<sup>80</sup> 4 月，数百名主要是巴兰达人的居民在南尤博流离失所，<sup>81</sup> 那里驻扎着南多将军的部队，正在招募阿赞德男孩和年轻男子。<sup>82</sup> 5 月对几个村庄的暴力袭击被认为是阿赞德青年或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所为。<sup>83</sup>

66. 6 月中旬，局势严重恶化，由最高酋长和县长组建的阿赞德青年民兵和南多将军的部队对坦布拉镇附近的几个村庄发动了致命袭击，南多将军的部队挫败了对苏人解反对派 Namutina 基地的袭击计划。<sup>84</sup> 在此期间，最高酋长的住宅遭到一个新的武装青年团体的袭击，该团体主要由巴兰达人组成，由 Angelo Davide 领导，据说他是一名阿赞德人，但拒绝加入阿赞德民兵。<sup>85</sup> 这一混合团体实施了大量打击和袭击，一直到 2021 年 10 月下旬。<sup>86</sup>

67. 阿赞德人、巴兰达人和混血居民向委员会详细描述了针对平民的广泛和可怕的暴力行为，包括亲属和邻居被手持砍刀的人袭击，例如一名巴兰达男子在街上被阿赞德青年追赶并砍死。<sup>87</sup> 平民在对住宅的袭击中被杀，在一个记录在案的典型案例中，民兵射杀了一家巴兰达人，其中包括 7 岁和 10 岁的儿童。<sup>88</sup> 还有针对阿赞德族著名领导人的杀戮，据可靠报告称，一名巴兰达医生成为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实施的有偿暗杀的受害者。<sup>89</sup>

68. 一些阿赞德人还因为与巴兰达人有关系或没有加入阿赞德民兵而被杀害。<sup>90</sup> 根据一些报告，阿赞德男子在离开营地寻找食物或生计后被发现死亡。<sup>91</sup> 绑架似乎很常见，许多家庭都怀疑失踪亲人已被杀害。<sup>92</sup>

69. 据报告，性暴力十分猖獗而普遍，所有武装团体成员都卷入其中。委员会记录了巴兰达妇女和女童被强奸的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是持有枪支或砍刀的阿赞德

<sup>80</sup> ERNs 104652–104655, 104489–104493 和 104543–104547.

<sup>81</sup> 坦布拉镇西南部约 20 公里。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简况，2021 年 4 月。

<sup>82</sup> ERNs 104827–104832, 104660–104664, 104579–104584, 104548–104552, 104484–104488 和 104431–104436。

<sup>83</sup> ERNs D126667–D126686, 104451–104456, 104530–104533, 104489–104493, 104543–104547 和 104847–104854。

<sup>84</sup> ERNs D126667–D126686, 104451–104456, 104507–104511, 104517–104521. Namutina 在坦布拉镇北部约 30 公里处。

<sup>85</sup> Davide 与 Futuyo、南多和 Tartizio (苏人解反对派在 Namutina 的指挥官)一样，是“弓箭男孩”团体的前成员。ERNs 104665–104669, 104656–104659, 104548–104552, 104489–104493 和 104543–104547。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

<sup>86</sup> 7 月，南苏丹特派团在坦布拉为维和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行动基地。

<sup>87</sup> ERNs 104530–104533 和 104575–104578。

<sup>88</sup> ERNs 104562–104566。

<sup>89</sup> ERNs 104751–104756 和 104558–104561。

<sup>90</sup> ERNs 104751–104756, 104484–104488 和 104489–104493。

<sup>91</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ERNs 104644–104647 和 104426–104430。

<sup>92</sup> ERNs 104530–104533。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

男子团伙所为。<sup>93</sup> 强奸是基于族裔实施的，男性家庭成员被迫在旁观看。<sup>94</sup> 关于巴兰达男子绑架阿赞德妇女的报告表明，还发生了其他性暴力事件。<sup>95</sup>

70. 在对村庄的袭击中，许多儿童被蓄意杀害。一位巴兰达母亲说，她目睹了士兵将她的幼子打死。<sup>96</sup> 招募儿童兵的现象十分普遍：男孩被发给武器，女童则被当作奴隶剥削，被迫承担一系列性别陈规定型任务。<sup>97</sup> 南多将军的部队将坦布拉镇的一所主要学校占领了至少两个月。<sup>98</sup>

71. 该委员会记录了多起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sup>99</sup> 虽然暴力的整体程度仍不得而知，据推测地方官员也没有充分报告，<sup>100</sup> 但流离失所人口估计有 111,890 人，这可能表明了侵权行为的规模。<sup>101</sup> 虽然许多流离失所者营地同时接纳阿赞德人和巴兰达人，<sup>102</sup> 但未来可能会发生基于族裔的隔离，从而加深社会分裂。

72. 经过国家高层的几次干预，<sup>103</sup> 10 月下旬，在联合防务委员会召集冲突的主要各方在坦布拉镇举行会谈时，暴力事件有所减少。<sup>104</sup> 武装部队的撤离是否会改善局势，将取决于在西赤道州实施所设想的安全安排的进展情况。从长远来看，将武装人员编入国家武装部队的做法，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问责制，将不可能遏制或以其他方式解决这种侵犯人权行为。<sup>105</sup>

73.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有大量的男孩参与其中，其中许多男孩的年龄太小，无法加入国家武装部队，也不适合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重返社区。<sup>106</sup> 这仍然是一个持久的人权和安全问题。

<sup>93</sup> ERNs 104859–104864 和 104494–104497。

<sup>94</sup> ERNs 104847–104854。

<sup>95</sup> ERNs 104644–104647. 苏人解反对派成员实施的绑架曾被认为与强奸有关。见 OHCHR and UNMISS, “Violations and abuses against civilians in Gbudue and Tambura States (Western Equatoria), April–August 2018”, 18 October 2018。

<sup>96</sup> ERNs 104827–104832。

<sup>97</sup> ERNs 104847–104854, 104656–104659, 104660–104664, 104579–104584, 104484–104488, 104548–104552, 104426–104430, 104431–104436 和 104437–104441。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

<sup>98</sup> ERNs 104656–104659, 104507–104511, 104553–104557, 104579–104584, 104548–104552 和 104751–104756。秘密会议，2021 年 10 月。

<sup>99</sup> ERNs 104665–104669, 104652–104655, 104489–104493。秘密会议，2021 年 10 月和 11 月。另见 “South Sudan: survivors describe killings, mass displacement and terror amid fighting in Western Equatoria”, Amnesty International, 9 December 2021。

<sup>100</sup> 300 人的死亡数字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巴兰达人的死亡人数和城区以外的事件。

<sup>101</sup> 人道主义机构进行的全州评估，2021 年 11 月。ERNs D126687–D126696。

<sup>102</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2 月。

<sup>103</sup> 包括总统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马沙尔在朱巴主持的会议。见第一副总统新闻股办公室的脸书帖文，2021 年 7 月 15 日，以及信息、电信和邮政事务部的脸书帖文，2021 年 8 月 27 日。

<sup>104</sup> “Tombura calm after Gen. Nando, Davide reconcile”, *The City Review*, 29 October 2021. 一些地方民政和安全部门也签署了解决冲突的协议。2021 年 10 月 26 日的谅解备忘录已存档。

<sup>105</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ERNs 104847–104854. 政府告知委员会，高级警官已经对暴力事件进行了调查。

<sup>106</sup> 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

74. 坦布拉的暴力事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位巴兰达人被任命为州长，尽管这无疑为按族裔进行动员提供了理由。坦布拉的冲突必须放在国家政治和苏人解反对派与政府结盟部队之间的历史争斗这一大背景下来看待，争斗中发生了许多暴行。<sup>107</sup>

75. 委员会确定，苏人解执政派的一些高级成员在策划和支持暴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向南多将军和坦布拉地方当局发出指令并为其提供物质支持。委员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坦布拉的最高酋长和县长动员了阿赞德青年民兵，他们袭击平民并支持南多将军的部队，包括为他们在一所学校避难提供便利。苏人解反对派及巴兰达青年民兵的一些领导人和成员也被确定为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同谋。

76. 根据人权理事会赋予的任务，<sup>108</sup> 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有关人员名单，认为应当对他们在侵犯人权、虐待和相关罪行中的作用进行单独调查。他们的一些行为可能构成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犯罪。这份名单，连同委员会收集和保存的证据的链接，构成委员会档案的一部分。

### C. 瓦拉卜州北通季县和东通季县

77. 始于 2020 年的北通季县的冲突仍在继续。其中主要是两方武装男子和男孩之间的攻击，其中一方来自 Rualbet、Akop、Alabek、Kangor 和 Kirik Payams，另一方来自 Awul 和 Rualatok Payams。<sup>109</sup> 2021 年 1 月，政府官员报告说，25,000 多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sup>110</sup> 2 月中旬，包括儿童在内的 27 名平民在对 Rualbet 的袭击和对 Awul 的反击中丧生。<sup>111</sup> 目击者告诉委员会，武装人员在夜间进入村庄，放火焚烧房屋，并向逃跑的人开枪。<sup>112</sup> 一名 Awul 居民说，袭击中发生了抢劫、杀人和持枪强奸，这些都佐证了 2021 年在北通季县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sup>113</sup> 7 月，在 Marial-Lou, Luanyjang 族的武装人员洗劫了一家诊所，并抢劫了一个联合国援助仓库，引发了冲突，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并可能有 25 人死亡。<sup>114</sup> 这些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报复性袭击和杀戮。<sup>115</sup>

<sup>107</sup> 见委员会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7/Pages/ListReports.aspx>, paras. 280–357。

<sup>108</sup> 人权理事会第 46/23 决议，第 25 (b) 段。

<sup>109</sup> 见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_P\\_2.pdf](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_P_2.pdf), paras. 116–131。

<sup>110</sup> “‘We survive on wild leaves’ Tonj displaced say as they call for urgent aid”, Radio Tamazuj, 24 January 2021.

<sup>111</sup> ERNs 104022–104029, 104030–104035, 104350–104354 和 104727–104732。

<sup>112</sup> ERNs 104350–104354, 104613–104616, 104617–104620 和 104760–104764。

<sup>113</sup> ERNs 104760–104764。

<sup>114</sup> ERNs 104512–104516, 104674–104678. 另见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0Situation%20Report%20%23291%20-%2016%20July%202021.pdf>.

<sup>115</sup> ERNs 104461–104465, 104526–104529, 104512–104516, 104674–104678。

78. 东通季县也出现了类似的暴力模式，涉及敌对族裔的武装人员团体。例如，8月15日左右，Luanyjang 族与 Marial-Lou 和 Thiik 族发生冲突，有 27 人丧生，10 月中旬，Luanyjang 族发动袭击，13 人丧生。<sup>116</sup> 此外，一些邻近部族对 Luanyjang 地区实行封锁，使人道主义机构因担心遭到伏击而不敢运送物资。2021 年，大部分援助物资的运送被暂停，而此时人道主义需求随着流离失所的增加而增加，加剧了东通季县部分地区本就存在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sup>117</sup>

79. 委员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来自 Awul 的国家安全局局长 Akol Koor Kuc 助长了北通季县和东通季县的暴力和不安全局势，为向该地区转移军用级武器和弹药提供了便利。<sup>118</sup> 基尔总统 2021 年 4 月提拔的这位国家安全局局长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记录，即对北通季县和东通季县的养牛民兵成员进行武装。<sup>119</sup> 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瓦拉卜州州长 Aleu 根据基尔总统的授权，为扩大安全部队的规模招募了养牛民兵成员，并向他们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很可能最终会流入冲突社区。<sup>120</sup>

80. 武器不断流入瓦拉卜地区，加剧了周期性暴力和相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残暴程度、规模和持续性，同时严重损害了任何建设和平的前景。涉嫌提供武器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裁军工作的既定目标和国家的人权义务。

## 十一. 过渡期正义

81. 更新后的《协议》第五章为过渡期正义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整体框架。其中提到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补偿和赔偿局及相关基金，作为处理问责和历史不公的遗留问题以及在南苏丹冲突中实施的普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机制。

### A. 过渡期正义进展的现状

82. 2021 年 1 月，部长会议最终采取了执行《重振协议》第五章的措施，包括通过了一项决议。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长在该部设立了一个过渡期正义技术工作队，

<sup>116</sup> ERNs 104522–104525, 104526–104529 和 104674–104678。另见 “Warrap State officials say 27 killed, 29 wounded in communal clashes”, Radio Tamazuj, 17 August 2021。

<sup>117</sup> 见 [https://www.afro.who.int/sites/default/files/2021-10/South%20Sudan%20Humanitarian%20Situation%20Report\\_%2316%20-16%20%20-%2030%20September%202021.pdf](https://www.afro.who.int/sites/default/files/2021-10/South%20Sudan%20Humanitarian%20Situation%20Report_%2316%20-16%20%20-%2030%20September%202021.pdf);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0Situation%20Report%20%23294%20-%2031%20August%202021.pdf>; 以及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ACH\\_SSD\\_Brief\\_Rapid-Assessments-Tonj-North\\_September-2021.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ACH_SSD_Brief_Rapid-Assessments-Tonj-North_September-2021.pdf)。

<sup>118</sup> ERNs 104030–104035, 104350–104354, 104674–104678, 104617–104620, 104688–104701, 104607–104612, 104727–104732, 104522–104525 和 104479–104483。新武器似乎包括 AK47。从驻扎在当地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那里获得的枪支也在流通。

<sup>119</sup> ERNs 104727–104732, 104526–104529 和 104512–104516。另见 [S/2020/1141](#)，附件四。

<sup>120</sup>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OCWFzSr5g>。



并重新组建了负责就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进行全国协商的技术委员会。<sup>121</sup> 2021 年 12 月 31 日，基尔总统在新年致辞中宣布，政府将于 2022 年 1 月开始建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的进程，但没有提到关于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或补偿和赔偿局及相关基金的任何步骤。

83. 委员会赞扬政府开始了建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的进程，但委员会重申，《重振协议》第五章设想建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以及补偿和赔偿局及相关基金，作为相辅相成的机制，这一观点得到了南苏丹公民和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肯定。

84. 在其他措施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政府关于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的决定是选择性的，违背了第五章的精神和愿景，该章的实施需要政治意愿、国家自主权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参与。有利的环境、财政资源、技术支持和专门知识也是必要条件。

85. 为了鼓励和促进公民参与，开展公共宣传以提高对第五章所述过渡期正义机制的认识至关重要。委员会接触的大多数南苏丹人民都不知道将要建立的过渡期正义机制。似乎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机制，他们大多是有文化的城市精英，能够接触到媒体或参加过相关培训。<sup>122</sup> 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全国协商技术委员会计划于 2022 年 1 月开始活动，但由于政府仅承诺拨付其 97 万美元预算的 20%，该委员会的活动受阻。<sup>123</sup> 没有足够的资金，将很难开展协商或实施所需的全面过渡期正义方案。

86. 关于过渡期正义的全国协商和参与制宪进程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委员会深感关切的是，国家安全局造成的公民空间缩小和不安全将阻碍受害者和公民的有意义的融入和参与。受害者和人权行为体告诉委员会，他们对参与过渡期正义和问责进程深感忧虑，因为他们担心遭到社区内个人的报复以及国家安全行为体的报复性袭击和骚扰威胁。<sup>124</sup>

## B. 委员会为保持过渡期正义的势头而主办的会议

87. 2021 年 12 月，委员会与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合作，举行了第二次过渡期正义会议，题为“关于保持南苏丹过渡期正义势头的会议”。会议汇集了主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洲联盟、区域伙伴、联合国机构和伊加特。代表政府出席会议的有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长 Ruben Madol Arol Kachuo、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Angelina Teny、

<sup>121</sup> 第 01/2021 号和第 02/2021 号部长令。技术委员会有 36 名成员，代表政府、签署《协议》的政党和民间社会。2017 年和 2018 年，就设立真相、和解与消除创伤委员会进行了第一轮全国协商。

<sup>122</sup> ERNs FGD-01, FGD-02, FGD-04, FGD-05, 104892–104897, 104887–104891, 104881–104883, 104907–104910, 104442–104447, 104426–104430, 104431–104436, 104437–104441, 104770–104774, 104498–104501, 104733–104737, 104775–104779, 104502–104506, 104489–104493, 104751–104756, 104579–104584, 104765–104769 和 104815–104818。

<sup>123</sup> 技术委员会在第 87 段提到的会议上的发言。

<sup>124</sup> ERNs 104926–104928, 104923–104925, 104874–104877, 104878–104880, 104892–104897, 104887–104891, FGD-02, FGD-04, FGD-05 和 FGD-07。秘密会议，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另见本报告第 22-28 段。

性别、儿童和社会福利部长 Aya Benjamin Warille, 以及建设和平部长 Stephen Par Kuol。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和非洲联盟其他主要官员, 以及人权高专办、南苏丹特派团和民间社会的代表, 包括过渡期正义专家参加了会议。

88. 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些决议, 政府代表承诺在六个月内(2022年1月至6月)与民间社会以及区域、国际和发展伙伴合作执行这些决议。决议涉及以下主题: 打开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 以启动建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的进程; 协调过渡期正义进程; 提高对过渡期正义认识的外联方案; 如何确保受害者、利益攸关方和社区成员全面参与过渡期正义进程; 以及为受冲突影响的受害者调动财政和技术资源, 包括临时赔偿措施。<sup>125</sup>

### C. 打破建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的僵局

89. 会议强调, 非洲联盟和南苏丹政府对各自在建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方面的作用以及 2017 年谅解备忘录草案的状况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沟通。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长及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重申致力于就混合法庭达成共识。部长还同意加快与非洲联盟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联合审查, 该草案将纳入未签署新协议的各方的意见。审查之后, 该部将起草设立混合法庭的立法草案。

## 十二. 结论

90. 由于缺乏执行《重振协议》和解决冲突根源的真正政治意愿, 南苏丹的过渡步履维艰。该协议的主要基准尚未实现, 包括建立统一的军队。处于统治地位的苏人解执政派和苏人解反对派之间的零和政治竞争, 以及总统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马沙尔之间脆弱而不断恶化的关系, 可能会破坏过渡目标。

91. 未能解决《重振协议》非签署方, 特别是中赤道州救国阵线的叛乱问题, 对和平进程构成严重威胁。

92. 镇压和政治不容忍、任意逮捕、失踪和法外处决的气氛继续压缩公民空间, 并突显出南苏丹有罪不罚的气氛。这破坏了为有效开展过渡期正义进程、制定宪法和举行全国选举创造有利环境的前景。

93. 坦布拉以及北通季县和东通季县的国家以下层面冲突复制了国家一级对权力和领土的政治争夺, 具有强烈的族裔色彩。族裔问题的政治化、对包容性政治的抵制以及对受影响地区族裔构成的蓄意歪曲, 都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在管理国家多样性方面的严重失败。

94. 这些冲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 包括杀戮、酷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绑架和性奴役。

95. 中赤道州的局势表明, 由于起诉数量有限, 政府没有对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的行为加以规定和监管, 助长了掠夺行为和对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有罪不罚现象。在瓦拉卜州, 政府对暴力和犯罪的反应本身就是非法的, 使暴力得到进一步

<sup>125</sup> 这些决议的摘要, 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Summary\\_Resolutions\\_Conference\\_13-15\\_Dec\\_2021.pdf](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Summary_Resolutions_Conference_13-15_Dec_2021.pdf).

持续，包括法外处决、分发武器以及助长和巩固暴力循环。诉诸非法处决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对解决犯罪问题毫无效果，事实上进一步固化了非法暴力文化。

96. 在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程中，掠夺成性的精英成员实施了经济犯罪，大规模窃取国家的石油和非石油财政收入。因此，政府未能优先考虑和实现其对南苏丹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义务，加深了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

97. 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委员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南苏丹政府成员在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的武装冲突中，参与了相当于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相当于战争罪的相关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有必要对个人进行调查，包括对被确定在坦布拉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人，特别是他们严重侵犯儿童的责任进行调查。

98. 经过八年的冲突，委员会对全国各地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气氛深表关切，这种气氛与所造成的有罪不罚的感觉相互交织，助长了基于性别的侵权行为。

99. 性暴力，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实施者受不到惩罚，因为很少有人报案，即使报了案，他们也很少被起诉。这是由于缺乏实现问责的政治意愿，以及缺乏愿意并能够提供司法、医疗支持、社会心理支持和赔偿的机构。性暴力受害者无法获得医疗护理，更不用说社会心理支持了。在实施问责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孤立和有限的，且仍然严重不足。

100. 政府在执行《重振协议》第五章规定的过渡期正义措施方面进展缓慢，需要大力推动。需要采取整体办法并展示政治意愿，以确保建立一个有利于加强国家自主意识的环境，并确保受害者团体、民间社会和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参与。

### 十三. 建议

101. 委员会建议政府：

(a) 确保政府内部的有效运作、配合和领导，以解决冲突的根源，更好地管理该国的族裔多样性，并确保全面执行《重振协议》的规定，特别是第二章中的紧急安全安排和第五章中设想的过渡期正义机制；

(b) 完成通过与非洲联盟之间关于设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的谅解备忘录的进程，包括建立一个论坛，打破非洲联盟和南苏丹政府之间的僵局，这在2021年12月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上被确定为下一个步骤；

(c) 牵头制定《重振协议》第五章实施路线图，并提出一个汇总表，其中包括并界定以下要素：

(一) 为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及补偿和赔偿局制定相关法律，确保这些机构的效力和独立性，并有明确的时间表；

(二) 确定过渡期正义机制和进程的供资途径，从而确保效力和独立性；

(三) 采取措施加强国内刑事司法，包括军事司法系统；

(四) 确定促进南苏丹社区内部问责、和解与赔偿的社区机制，包括传统机制；

(五) 审议全国对话以及信仰组织和其他组织进行的其他协商的相关成果；

(六) 制定协商计划，让公民、受害者和国内利益攸关方持续参与上述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并提高他们的认识，其中特别注意妇女、青年和边缘化群体成员的参与；

(七) 界定和澄清包括政府、非洲联盟、伊加特、重组后的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南苏丹特派团以及国际和区域行为体在内的执行实体之间的工作关系和责任；

(d) 制定临时赔偿方案，满足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紧迫需求，包括提供医疗和心理支持，采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做法，并特别关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e) 为了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有罪不罚问题，设立一个由性别平等、儿童和社会福利部、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南苏丹特派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性暴力问题专家和南苏丹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追责问责；授权该委员会就国内法院和军事法院在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将发挥的作用，以及就一致、全面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调查和起诉战略提供咨询意见；

(f) 加强国家收集和保存证据的能力，包括建立数据库和收集法医数据，以促进《重振协议》第五章中设想的过渡期正义机制和国内法院的工作；

(g) 立即采取步骤，执行《重振协议》第四章中尚未执行的规定，包括作为打击经济犯罪和改善经济管理以及公平分配资源和财政框架的一部分；

(h) 通过并促进民族和解和消除创伤战略，从而促进多元化和族裔多样性管理，防止局部冲突；

(i) 确保及时调查对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国家安全局、其他国家安全部队、救国阵线和其他武装团体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行为的所有指控，以及对他们违反国家法律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所有指控；

(j) 协助实现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权，使他们能够自由和有尊严地生活，避免出现新的族裔隔离局面；

(k) 确保因绑架而失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在局部冲突中被绑架的妇女儿童与家人团聚，并有机会参加社会融合方案；

(l) 根据《重振协议》，启动改革，确保安全部门多元化并具有族裔包容性；

(m) 考虑到过去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的情况，确保在遵守指挥责任原则的同时，遵守军事纪律，并对人员进行审查；还确保人员有足够的资源自给自足，防止他们从事掠夺性行为；并让军事人员远离社区；

(n) 加快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并提高民众认识，确保这些方案得到广泛接受；

(o) 停止并防止重新分配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中收缴的枪支；

(p)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旨在干涉表达意见自由的行为，例如企图恐吓或压制民间社会代表、记者、法律专业人员、人权维护者和政治团体成员；

(q) 废除限制或削弱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法律，包括监测并报告政府政策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活动；

(r) 全面执行三项媒体法——关于媒体管理、获取信息的权利和公共广播公司的法律；

(s) 调查国家安全局在非法拘留、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行为(包括性酷刑)等侵犯基本权利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并追究个人责任；

(t) 调查强迫失踪案件，确定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将施害者绳之以法，并通过确保追究容忍或默许此类强迫失踪的当权者的责任，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102. 委员会建议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苏人解执政派各派别、苏人解反对派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a) 向其所有部队及结盟民兵组织颁布明确的公共命令，着其防止和终止非法杀戮、任意拘留、酷刑行为、强制失踪、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抢掠行为；

(b) 立即撤离所有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

(c) 立即释放所有 18 岁以下与武装力量有关联的人。

103. 委员会建议非洲联盟和伊加特：

(a) 迅速与政府安排召开一个论坛，以打破与签署关于设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的谅解备忘录有关的僵局；

(b) 商定根据《重振协议》设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及补偿和赔偿局的明确时间表，并为混合法庭紧急任命一名检察官及高级官员；

(c) 推动非洲联盟驻南苏丹联络处协助政府和其他实体执行《重振协议》第五章设想的措施；

(d) 确保为《重振协议》第五章设想的机制提供充足资金。

104. 委员会建议南苏丹特派团：

(a) 支持为就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进行全国协商而设立的技术委员会；

(b) 继续支持国内司法机构调查和起诉严重罪行，并确保证人和受害者得到适当保护和支助；

(c) 支持为建立专门数据库所做的工作，为过渡期正义收集和保存证据；

(d) 继续支持联合国各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记录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

(e) 提供支助，确保回返或重新安置举措仍然严格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包括“不伤害”原则，并在流离失所与族裔冲突有关的情况下表现出高度的谨慎。

105. 委员会建议会员国和发展伙伴：

(a) 向政府和其他实体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以全面执行《重振协议》；

(b) 承诺提供政治、财政和技术援助，以支持南苏丹过渡期正义进程，特别是执行《重振协议》第五章的规定；

(c) 支持民间社会和受害者团体的努力和能力，确保它们有效参与南苏丹过渡期正义进程；

(d) 共同努力解决疫苗不平等问题的。

---